

美国对中东战略 与伊朗核问题的发展

杨鸿玺 杨中强

内容提要 2001年以来,美国在应对两伊、反对恐怖主义等问题上面临的困境继续恶化。布什政府对伊朗动武的可能性实际在减少,伊朗以及该地区极端势力对美国的斗争也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内。美国与伊朗关系可望维持“斗而不破”。从总体看,大中东局势在向动态相持阶段发展,战略僵持或战略缓和都可能是美国与伊朗关系的下一步选项,但发生新战争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

关键词 伊朗 核问题 布什政府 威慑 缓和

作者简介 杨鸿玺,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860);杨中强,博士,山东济南历下区委党校副教授(济南 250013)。

2007年1月中旬以来,美国与伊朗的关系再度绷紧,美国显出调兵遣将、对有关国家大兵压境的威慑态势。而伊朗往往针锋相对,无妥协迹象,大规模增开离心机数量、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并拒绝停止铀浓缩活动;同时灵活处理、拿捏尺度,开放核设施、配合核查,以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同情。欧、俄等其他有关方面则继续展开斡旋磋商。伊朗核问题的发展趋势值得进一步高度关注。

“对伊朗动武”基本是虚张声势

伊朗核问题形势变化很快,美国军事威胁居多。2007年3月,联合国通过了制裁伊朗的第1747号决议,对伊朗的制裁升级;随即,发生英国水兵事件。科威特和俄罗斯报纸渲染说美国可能在4月进攻伊朗,而实际并未发生。美国白宫、国务院和军方多次重申,美国无入侵伊朗的计划。此前,2007年3月,美国与伊朗的关系一度缓和,美国默许伊拉克政府邀请伊朗参加伊拉克问题国际会议,一度有回归2000年克林顿对伊朗政策的苗头。布什政府表示,如果伊朗在此会议上直接的接触表示,美国代表不会转身走开。但自3月下旬始,特别是伴随英国水兵事件,美国与伊朗关系再度紧张。

布什政府对伊朗政策的重要目标是颠覆伊朗政权,核问题仍是借口。回顾不长的历史可以发现,伊朗核问题在克林顿时期根本没有现在这样尖锐。伊朗内心并不愿与美国对立。据悉,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伊朗曾主动密函致美国国务院,提出停止支持真主党及哈马斯、将核计划透明化,但希望美国终止对伊朗的所有制裁,但该建议遭到美国副总统切尼的否决。2007年初以来,尽管切尼不止一次地表示不排除动武选项,但布什主义日益式微。曾经在对伊拉克战前很早就精心谋划的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奥尔弗威茨、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以及前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等强硬人物均已经转任或去职,政府内部目前只剩下副总统切尼立场强硬,但孤掌难鸣。美国政府总体不愿动武,美国总统布什本人、国防部长盖茨、驻中东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法伦、国务卿赖斯等高层均已就此多次表态,

力图用外交手段解决问题。赖斯曾反对 2006 年 12 月前国务卿贝克领衔拟定的《对伊拉克问题报告》,目前已经表示不排除与伊朗直接会谈。

美国的处境今非昔比。尽管美国仍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强国,然而布什政府的战略失误和实力运用不当,导致美国在天时、地利、人和方面处境极端困难。相比 2001 年和 2003 年,布什政府的大牌已经不多。由美国发起的国际反恐怖主义导致越反越恐怖;伊拉克安全局势困难重重,伊拉克国家权力实际掌握在什叶派手中,而什叶派深受伊朗影响;2006 年初以来,美国一直打压的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通过巴勒斯坦议会选举合法上台,成为影响巴以时局的重大因素;阿富汗局势重趋不稳,塔利班活动重新增多;埃及的激进组织穆斯林兄弟会 2006 年在议会选举中势力上升;2007 年 4 月,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基地”组织的恐怖活动重趋活跃;叙利亚也以软硬两手与美国周旋。同时,美国在中东的新动向还必须要考虑美国军方高层及国会、民众和利益集团的反对声音,考虑到其他大国的反应,以及对国际能源市场和世界经济带来的巨大冲击。

对伊朗动武将会面临巨大掣肘因素和灾难性后果,实际是下下策。从伊朗本身看,伊朗具有不可忽视的经济、军事实力,拥有比伊拉克广阔得多的国土,且有同仇敌忾的民众热情,关键是伊朗有美国担心的超常规武器和技术。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曾拥有强大常备军,但在超常规打击军备和技术方面则是空白,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更不待言。伊朗其实也在着力打消周边国家的疑虑,内贾德总统曾于 2007 年 3 月访问沙特阿拉伯,伊朗应邀出席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并表示要向阿拉伯国家提供核能利用技术援助。从伊朗对伊拉克、阿富汗、黎巴嫩、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影响看,如果美国动武,伊朗将充分释放对这些国家的影响能量,美国将面临多头灭火的更严峻困境。从军事层面看,美国对伊朗核设施的情报侦察存在诸多不详,武力打击不仅无法彻底摧毁伊朗的核设施,反而可能面对伊朗的大规模报复,前总统克林顿 2007 年 3 月也强调这一点。更难的是收拾战后局面,美国在伊拉克驻有 15 万军队,尚且身陷困局,假如美国打击伊朗,并且维持战后局面,没有 50 多万军队难以摆平。近年来,美国曾多次对伊朗施加严厉的军事威胁,而几乎每次都是布什政府最终妥协。

美国对外政策的矛盾与困境

布什政府的政策带有不少“鸵鸟思维”,多次实施军事威胁,而对手不仅没有退缩,反而迎难而上,但布什政府接下来却每每缺乏坚决而切实可行的后续计划和行动,最终是“光打雷不下雨”。如 2006 年朝鲜核试验一样,按理讲,朝鲜核试验对于美国在东亚的安全利益丝毫不低于伊朗对美国安全利益的影响。朝鲜进行核试验时,美国可以借机彻底表明其防扩散的坚定意志和决心,同时使后来者以儆效尤,果真如此,伊朗将非常慎重。但对朝鲜核试验问题的处理恰恰表明布什政府虚张声势,最终还是外交解决。朝鲜拥有核武器,不是增大,而是减弱了来自美国打击的可能性,伊朗对此看得很清楚。未来伊朗适度拿捏、适时发起攻击的可能性依然很大。但类似于朝鲜模式,此类举动很可能加速美国同伊朗以谈判促缓和的到来,而不是导致战争。

回顾布什政府几年来的政策可以发现,其目标和实施之间有诸多自相矛盾之处。美国迫切希望制止伊朗和朝鲜对研发核武器的积极态势,而具体举措却不断刺激对手加速拥核;一旦对手进行核试验或事实上拥有核武器却又无可奈何。另一组矛盾是,想方设法推翻伊朗和朝鲜的现政权,制止所谓的反美国家拥有核武器;同时又迫切希望伊朗同美国合作解决伊拉克难题,迫切希望朝鲜放弃核武器、并在东亚安全方面进行合作,以腾出手来应对中东。布什政府的政策显然充斥着不公平和不对等。美国只索取、不给予,只要求对手保障美国的安全,而不承诺保障他方或自己所界定的“对手”的安全,反而谋求推翻对方政权。如此政策是不可能促使对方予以合作的。而且美国自身在核问题上往往实行双重或多重标准,美国一直加大力度研制新型核武器、进行核试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争夺太空;对伊朗和朝鲜,对以色列,对印度和巴基斯坦,对埃及、沙特等国的核政策都存在诸多差异。如

此言行和举措难以服众。

布什自身的特点是置个人原则和信仰于国家利益之上，撞了南墙也不回头。几年来，布什政府的政策目标与政策实施之间也往往脱节，南辕北辙，最终离目标越来越远。新保守主义的政策不仅使美国和政府自身面临困境，也加剧了世界局势紧张和安全领域的困难。应当看到，缓和战略是制止核武器扩散或核试验的重要一环，激化言辞只能逼迫有关方面不惜代价、加速开发核武器的步伐。可惜布什政府仍然继续向伊朗施加重压，这样非但难以达到目标，反而会加强伊朗内部的凝聚力，加速并催生伊朗的核试验进程。布什政府还严重地忽视了各地反美力量间的互动和呼应。伊朗、朝鲜、委内瑞拉、白俄罗斯、津巴布韦、苏丹等国之间的准结盟，尽管力量有限，但效应存在，声势不减。

布什政府面临的重量级抨击

美国国内的反战声势强烈，各界有威望的人士及民众要求政府多方设法缓解伊拉克困局，并尽早从伊拉克撤军。尽管美军能总体控制伊拉克局势，但伊拉克的安全形势恶劣，美军进退两难。布什向伊拉克增兵、并实行新的维持安全计划以来，伊拉克局势继续恶化，美军单日死亡人数反而有增无减，美国国内厌战和反战情绪继续上涨。美国各界人士也对政府无视伊朗和叙利亚在解决伊拉克局势方面的重大作用而一意孤行的僵化政策表示强烈质疑与不满，尤其是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已加大制衡政府错误政策的力度，公开与布什叫板。在阻止继续向伊拉克增兵、尽早制定从伊拉克撤军时间表等提议被总统否决之际，国会开始主动出击，尽可能挽回不利局面，如修正布什政府倡导的“全球反恐战争”提法、威胁收紧国会掌握的“钱袋权”以切断美军在伊拉克的活动资金等。同时，共和党部分要员、前外交元老、军界高级将领、学者及民众等开始抨击布什政府严重走偏的中东政策。2007年4月，美国政府希望寻找一个有名望的将军，统筹协调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事，但有知名度的退役将军均对政府的邀约表示婉拒。¹ 布什政府内部的新保守主义势力锐减，布什主义日益式微，不得不在对伊朗进行战略威慑的同时预留弹性空间。

2007年1月以来，前总统布什、克林顿，前国务卿基辛格等，均要求现布什政府尽快在应对两伊问题上改弦更张，特别强调要借重伊朗和叙利亚的作用帮助美国摆脱伊拉克困局。^④ 过去，多数批评来自左翼，但今天共和党也加入了批评的阵营。1月31日，在参议院外事委员会关于伊拉克局势的听证会上，3位退休的老国务卿和2位退休的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相继出面，对赖斯提出批评。其中包括尼克松总统的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前总统布什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克林顿总统的国务卿麦德琳·奥尔布赖特、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和前总统布什的安全顾问斯考克罗斯福特。基辛格着重指出，对伊拉克增兵看上去有助于增加战略回旋空间，但美国真正需要的是外交战略变革；伊朗的实力摆在那里，美国如果不愿看到伊朗控制中东就应该与它谈判。奥尔布赖特也表示，美国在中东已被视为殖民势力，动机已经被严重怀疑；美国政府必须准备同它不喜欢的政府谈判，可以不接触伊朗总统内贾德，但可以通过其他途径与伊朗对话。美国外交老人们的观点引起共鸣。西方许多评论家指出，美国的国际环境处于冷战以来最被动的时刻。布什政府面对的反恐、伊拉克、巴以、与伊朗和叙利亚关系、能源安全等难点个个复杂化。回顾类似的当代史，一些美国总统的战争政策往往是下任上台后予以全面纠偏的。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大幅度调整了杜鲁门对朝鲜战争的政策，尼克松上台后全面修正约翰逊对越南战争的政策，2008年之后的新政府很可能也要全面调整布什的对外政策，即便是共和党连任也当如此。3位前任的共性是，明知必须采取战略退却，却反其道而行之，一意孤行、咬牙坚持。布什自己也暗示过，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输不起，在伊朗核问题上不会放弃高

¹ See [U. S.] *Washington Post*, Apr 11, 2007

^④ See [U. S.] *Time*, Feb 12, 2007

压。其实, 如果采取战略退却, 其结果不会是美国的全面被动, 只是布什政府本身的被动而已。历史已经表明, 美国从朝鲜、越南的全面脱身没有造成美国的被动, 而是终获解脱。

伊朗核开发的国内支撑因素

伊朗总统的立场基本反映出伊朗民意和执政高层的整体主张。2005年中期, 正是伊朗的民众以高投票率推举内贾德上台任总统。迄今, 尽管美国的高压政策和部分国际制裁影响到了伊朗国内民众的生活质量, 而使内贾德的支持者在2006年12月的地方议会和专家会议选举中落败, 但支持总统的民意基础仍在。2006年以来, 伊朗精神领袖、也是国家的实际一号人物哈梅内伊数次发表强硬声明, 抨击美国的高压政策, 表示伊朗决不屈服, 将要斗争到底。在核问题上, 哈梅内伊的言辞与内贾德的言行并不矛盾。伊朗总统地位次于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和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主席拉夫桑贾尼, 是伊朗第三号人物, 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决策权有限。若无幕后执政高层的大力支持, 其刚柔并济、以刚为主的立场和举措无法实施。在借重核问题展开对美国的斗争方面, 并非总统一人一意孤行、孤军奋战。伊朗总统反映的其实是整个国家的立场和意志。西方传媒关于内贾德执政地位不稳的诸多评论, 不乏夸大和炒作的成分。美国也不否认一直设法策动伊朗的反政府力量发起配合行动, 并煽动伊朗国内的民族对立(伊朗国内的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等数量也不容忽视), 但这些活动收效微乎其微。

伊朗的核开发具有两方面的交叉考虑。它既是战略目的, 也是对美国的斗争手段, 伊朗根据情势的发展而调整对两者的着眼分量。一方面, 伊朗借助核问题, 根据美伊关系的冷暖缓急, 抓住美国的困境和弱点, 与美国周旋, 力求从美国那里获得安全保证, 与美国展开直接对话, 进而实现关系正常化, 完全融入国际社会。对历史的回顾也表明, 核问题作为伊朗对美国斗争工具的一面凸显。在克林顿执政后期, 美国与伊朗关系转暖的势头强劲, 核问题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尽管2001年1月布什政府执政后大幅度调整对伊朗的政策, 把伊朗重新视为“邪恶轴心”和“无赖国家”, 但此后两年多, 伊朗一直没有放弃寻求同美国缓和关系的愿望。在美国对阿富汗战争中, 伊朗实际给予阿富汗的北方联盟(美国的倚靠力量)以很大支持; 伊朗对美国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是拍手称快的。但也就在2003年, 当伊朗看到布什政府铁了心要推翻伊朗现政权后, 也针锋相对、虚与委蛇, 在核开发方面坚持强硬言行至今。另一方面, 美国对伊朗施加的高压愈强, 伊朗愈无安全感, 伊朗获取核技术乃至核武器的决心就越坚定。伊朗看重的是促进核开发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战略威慑力, 不仅可以抵消来自美国的安全威胁, 伊朗的综合国力也将在大中东地区执牛耳。

伊朗的核开发进程可能比预想的要快。近年来, 欧美国分析伊朗要掌握高纯度的铀浓缩技术, 可能需要5~10年, 而且核武器的制造, 以及最后的导弹装载与发射也需要时间。但伊朗不时宣布掌握有关核技术的重要进展, 比如伊朗总统2006年宣布伊朗掌握纯度为3.5%的铀浓缩技术,¹并建设重水工厂; 今年4月, 他宣布加开3000台离心机, 并要增至5万台, 伊朗铀浓缩进入规模化和工业化生产阶段。尽管伊朗有虚张声势的一面, 国际社会似乎不应以常规思维看待伊朗的核开发能力。伊朗必定会加大立足自我开发的力度, 通过“黑市”等各种途径获取核技术。伊朗同巴基斯坦“核弹之父”阿卜杜勒·卡迪尔汗引导的核技术黑市间的联系十分密切, 双方开始接触的时间之早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想, 且伊朗已通过黑市交易掌握了浓缩铀的全部技术。^④伊朗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周期可能比预期的要短, 并不排除进行某种形式核试验的可能性。

伊朗的核开发声明合法, 但似乎不合情理。伊朗一再声称, 它的铀浓缩活动与朝鲜谋求核武器的核开发迥然不同, 伊朗完全用于和平目的, 不用于制造核武器, 且不违反《核不扩散条约》。伊朗和

¹ 载国际在线网站, 2006年4月12日。

^④ See [U. S.] APNEWS, Feb 28 2007.

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也为包括美欧在内的国际社会所认可。但同时要看到尽管伊朗受到制裁，需要进口大量成品油，但伊朗仍是最不担心面临能源短缺问题的国家。因为伊朗的石油储量仅次于沙特，居世界第二位，天然气储量仅次于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倾注国力进行核开发，某种程度上不能不引起狐疑。再者，即便伊朗单纯着眼于和平利用核能，它可以通过向有核国家购买适度的浓缩铀用于核发电，而不必执意通过自己的艰苦开发获取浓缩铀。伊朗所利用的正是国际法在无核国家如何获取核燃料方面的一些盲区，特别是利用了有核国家迄今未能就此问题统一立场的灰色地带。

伊朗核问题可望维持“斗而不破”

英国水兵事件发生后，关于伊朗核问题发展的参考矢量基本没有发生改变。在处理该事件方面，当事各方或相关方如英国、伊朗、美国、以色列等都非常谨慎，调门很高，但下手很有分寸。伊朗并非惯于冒险的国家，在核问题风起云涌时，伊朗此次主动出此招数，说明了伊朗高层内部的底数和信心。伊朗同时非常清楚，与2003年3月之前的英国已经迥然不同，英国反对动武。伊朗也没有把事情做绝，一直留有许多余地。实际上，美国对伊朗的全面打击和手术性打击都不可行，一旦开战就身不由己。年初以来，当事各方相当谨慎。布什政府此前宣布严厉打击伊朗在伊拉克的势力，同时也严格限定了打击范围，那就是只限于在伊拉克境内，丝毫没有向伊朗境内伸展。伊朗则对美国在伊拉克境内针对伊朗的行动也非常克制，关键时候退一步，避其锋芒。布什政府今后还会考虑谈判这条路，客观上，也只有此路可行。进，能体现一个国家和政府的战略意志；而在某些关键时候，退，也可以体现一个国家和政府的战略智慧与战略意志。布什所谓无退路、否则全盘皆败的担忧并非不可改变。

在中东和伊朗周边，除伊朗的盟友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哈马斯与伊朗保持战略协调以外，多数国家不希望伊朗成为有核国家。以色列自不待言。海湾地区的沙特、科威特、巴林等阿拉伯国家，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长期以来就对伊朗具有原教旨主义色彩的什叶派政权存有戒心，担心伊朗的宗教输出影响它们各自国内的什叶派穆斯林，威胁其政权稳定，但慑于伊朗的国力而言辞低调。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被颠覆后，伊朗在中东坐大；一旦伊朗掌握核武器，必将进一步地严重改变中东的力量对比。所以多数阿拉伯国家对伊朗的核开发活动实际是反对的。但埃及、土耳其等地区大国态度相对暧昧，实际在观察伊朗核问题的进展，以及西方的反应，并相应调整自己的核开发计划。作为盟友，美国实际默认对埃及、土耳其的核开发。

尽管存在差异，国际社会，尤其是大国在反对伊朗开发核武器方面的立场是一致的。英、法、德、意等国一方面坚决反对伊朗谋求核武器，同时也坚决反对一旦可能美国会对伊朗动武，极力避免欧洲南翼再度陷入更大的深渊。从经济上看，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等欧洲国家与伊朗的经贸联系和能源交往密切，德国是伊朗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欧洲的波斯人也占相当数量。欧洲对伊朗的政策必然与美国有很大差异。1979年以来，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和围堵基本没有停止，并通过“达马托法”等法案划定限额，名义上制裁向伊朗投资的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公司。但实际上，美国无法阻止他国与伊朗的经贸交往，反而坐失许多经济和能源发展的机会。伊朗是俄罗斯势力范围的重要延伸，影响到俄南部安全屏障及其对中东、中亚、外高加索地区的推进，况且俄罗斯与伊朗的经贸和军事合作关系也很密切，因而俄罗斯也反对美国一旦可能会对伊朗动武。当然，俄罗斯同时一贯在中东两面下注，它也看到动武将使美国面临更大的战略困难，并导致国际油价大幅度飙升，对于能源储藏颇丰的俄罗斯而言，这并非没有好处，因而关键时刻俄罗斯的态度仍然需要观察。

美伊战略缓和并非不可期待

伊朗核问题最近出现不少戏剧性变化，急缓势头同时存在。2007年4月，据闻在伊拉克被扣押

的5名伊朗外交官将要获释,伊朗方面表示谨慎乐观。2007年4月中旬,国际原子能机构证实伊朗在纳坦兹的核设施中安装了1300多台离心分离机,并开始向部分离心分离机中注入用于铀浓缩的六氟化铀气体。4月1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表示,伊朗此举可能会导致更多的国际制裁。20日,美国国务院表示欢迎欧盟将同伊朗就伊核问题举行的新一轮会谈。同时,英国依然不希望局势恶化,21日,英国驻科威特大使斯蒂沃尔特表示,英国继续反对以武力解决伊朗核危机,不反对伊朗和平利用核能;为了伊朗能安全使用核设施,英国还愿意提供帮助。

伊朗核问题存在3种前景:以美国为首推动联合国对伊朗发动升级制裁;通过类似于朝鲜模式和谈方式缓和危机;美国和以色列孤注一掷武力相向。考虑到有关方面的国家利益,对伊朗的制裁也将在一定限度内,成效有待观察。只要不涉及石油禁运,伊朗回旋的空间依然很大。客观而论,以色列极力鼓噪美国动武解决伊朗核问题,但当前巴以局势微妙而复杂,美、以都面临极大的政治变数。从自身处境、国家实力看,以色列单独对伊朗动武是不自量力,强硬言辞也多是总理奥尔默特等人的政治姿态,而且说法经常变化,前后矛盾、底气不足。¹美国允许以色列“单挑”的可能性更小。奥尔默特于2007年4月1日表示,有关以美联合袭击伊朗和叙利亚的计划是毫无根据的谣言。

200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不管布什政府愿意与否,其政策都已感受到民主党的重要制约和影响。该党不仅强力敦促政府明确从伊拉克撤军的时间表,还已开始就此付诸斡旋行动。2007年4月4日,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率国会代表团访问黎巴嫩继而访问叙利亚,并与叙总统巴沙尔举行会谈。布什对此深表不满,指责佩洛西出于党派利益,违背政府意愿而前往一个“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访问。但以民主党为主要民意基础、借助国内反战声势的佩洛西对布什的上述指责不为所动。佩洛西这次高调出访,在中东问题,特别是在对待两伊和叙利亚政策方面,彰显与布什政府的差异。他也传达了一个强烈信号,正如美国国内各界人士强烈呼吁的那样,布什政府应改变对伊朗和叙利亚的政策,接受两国一直对美国伸出的橄榄枝,因为这将是帮助美国摆脱中东困局的苦口良药。

早在2006年11月中旬,布什政府的两个铁杆朋友——英国首相和澳大利亚总理的口风就已明显转变。希望美国借助伊朗和叙利亚的力量解决中东困局。^④当时,伊朗很快予以反应,内贾德总统表示,如果美国改正其行为,伊朗将与美国举行谈判。美国的一些战略智囊也高调赞成让叙利亚和伊朗参与,布什政府一度表示加以考虑。常言道,退一步海阔天空。如果布什模仿克林顿在执政后期大幅度缓和与伊朗的关系,那么美国在中东和其他地区面对的许多重大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其实,美国在伊拉克等问题上与伊朗进行的羞答答的私下交流一直是存在的。布什政府完全可以顺水推舟,将其与伊朗的私下接触公开化,并借机调整政策。

尽管布什政府为固守执政理念,轻言退却或实施战略转型仍有难度,但考虑到2008年的美国大选即将来临,布什可能没有过多精力关注中东诸问题,同时为共和党利益考虑,也不排除他在选举前为迎合选民而对美国的中东政策做出重大调整的可能。美国的对外政策仍面临调整契机,柳暗花明不难出现。球,应该说在布什政府一边。从某种程度看,美国和伊朗处于战略缓和的前夜,布什及时刹车、适时后退,战略上还来得及。一旦双方,尤其是美国做出切实让步,伊朗核问题和美伊关系都将出现大幅度缓和。如果布什任内做不到这一点,伊朗核问题可能要继续走走停停,被拖延到2008年美国大选之后,新的美国政府与伊朗政府着手解决。实际上伊朗也有寄希望于美国新总统的考虑。

(责任编辑:徐拓 责任校对:赵苹)

¹ 参见中国新闻网,2006年10月21日。

^④ 参见《中国日报》2006年11月15日。

U. S ' s Strategy towards the M iddle East and the D evelopm ent of Iran ' s Nuclear Issue

Yang Hongxi & Yang Zhongqiang

pp. 5-10

U. S. is facing with critical situation both in Iraq and Iran since 2001, and its anti-terrorism strategy has fallen into dilemma. The possibility for Bush Administration to launch a war against Iran is reducing. In the meantime, Iran and other radical forces may also keep a limitation for confrontation

with U. S. . U. S. -Iran relation may keep a state of limited confrontation. On the whole, the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is backed in a changing stalemate. U. S. and Iran may keep their relation in strategic in-passe or strategic release, and the possibility for a new war in this area may basically rule out.

The Mosque Culture and Its Value

—Discussion upon Current Situation of Moslem Society (1 of 2)

Liu Yueqin

pp. 11-17

The mosque culture refers to the culture surrounding with the mosque, and it is the practical basis of Islam religion culture. In the history of Arab social development, the origin of mosque marked an important transformation from scattered nomadic life to civilized settlement life, and mosque was the milestone of this change. Afterwards, mosque gradually changed from a religious site to a religious culture, and it symbolized that the Middle East society has developed from traditional nomadic culture to

settlement culture. The mosque was a mark from traditional polytheism belief to monotheism belief, and it was also a milestone from clan religion to a nation religion. Mosque constitutes enormous Moslem society, and the mosque culture emphasizes the coordinate development for human beings and society, it reflects the value of religion itself, and it provides the ideal of civilization and equality for Moslem brothers.

Nuclear Issue: An Analysis on Iran ' s Nation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Yan Wenhui

pp. 24-28

The nationalism has a distinctive feature of politics, and it is usually used as an important way to recreate nation spirit. The identity of Iran ' s nuclear issue is that it is the product of Iran ' s nation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This nationalism has strong sense of nation suffering and sense of nation revival, and it is used as measures to realize nation unity and to mobilize people to conduct economic construction.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historic progress. Now Iran ' s nuclear nationalism has dual meanings: on one hand, it can maintain the power of government and divert civil attention, on the other hand, it can also lead to self-confinement and produce nation radicalism, so that a kind of irrational or abnormal nationalism may appear.